

韓柳散文



中國文學名著叢選

韓柳散文

潘勤 ~~王~~ 選註

春明出版社出版

內 容 提 要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健將。他們的文章，都有特殊的表現能力，出奇制勝，富於變化，他們主張文章必須具有它的社會內容，因而使作品易於傳播開去。所以無論寫人，狀物，抒情，說理，談道，論學，敘事，記實，都各有其特色。柳宗元的散文，以山水游記爲多，這些作品，尤其爲後人所傳誦。本書所編選的，都是他們文章中最精華的部分。註釋則以簡明恰當爲原則。

韓 柳 散 文

選 註 者：	潘 勤 孟
出 版 者：	未 明 出 版 社 上海山西南路10弄3號
印 刷 者：	利 明 印 刷 廠 上海江寧路1080弄71號
經 售 者：	上 海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書號：512

開本：762×1067 1/29

字數：82千字

頁數：70

印數：4 22/29

定價：0.64 元

出版年月：1955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2,000冊



韓 愈 像

1000/02



柳宗元像

中國文學名著叢選

李杜詩選	唐人絕句	南北朝文	樂府古詩	史漢選讀	左傳選譯	諸子寓言	古史選譯	楚辭今讀	國風選譯
蘇仲翔選註	張惠衣選註	潘伯鷹選註	徐澄宇選註	王士章選註	瞿蛻園選譯	宋雲彬選註	瞿蛻園選譯	瞿蛻園選註	陳子展選譯

近代文選	日記選鈔	明清傳奇	元明散曲	元人雜劇	宋詞新選	隨筆雜纂	歷代小簡	佛典文摘	唐宋小說	韓柳散文	元白詩選
朱耀庭選註	汪東選註	胡景深選註	顧佛影選註	邵曾祺選註	陳蒙安選註	傅道生選註	朱大可選註	游于默選註	吳宗濟選註	潘勤孟選註	蘇仲翔選註

韓柳散文目次

導言.....一

韓愈文

進學解.....	一九
後漢三賢贊.....	三三
張中丞傳後叙.....	三六
雜說一.....	三一
雜說四.....	三三
圻者王承福傳.....	三三
毛穎傳.....	三五
燕喜亭記.....	三九

畫記	四一
藍田縣丞廳壁記	四四
答寶秀才書	四六
與崔羣書	四八
與馮宿論文書	五二
答呂鑒山人書	五四
與鄂州柳中丞書	五五
送孟東野序	五七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六〇
送區冊序	六三
送楊少尹序	六四
祭鄭夫人文	六六
祭十二郎文	六八

柳子厚墓誌銘 七二

柳宗元文

桐葉封弟辨 九

捕蛇者說 八〇

羅說 八三

蝮蠍傳 八四

三戒 八五

愚溪詩序 八六

與許京兆孟容書 九〇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九六

宋清傳 一〇〇

種樹郭橐駝傳 一〇一

童區寄傳·····	一〇四
段太尉逸事狀·····	一〇六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一一
鉅姆潭記·····	一一三
鉅姆潭西小丘記·····	一二四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一二六
袁家渴記·····	一二七
石渠記·····	一二八
石澗記·····	一三〇
小石城山記·····	一三一
柳州東亭記·····	一三三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一三四

導言

一 韓愈的生平

韓愈，字退之，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他的籍貫，舊唐書本傳作昌黎人，這是指他的祖籍。新唐書本傳作鄧州南陽人。皇甫湜韓愈神道碑作「上世嘗居南陽」。陳繼儒樞齋叢談，也說：「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今據考證，新唐書本傳作鄧州南陽人是稍有錯誤的。唐時鄧州屬山南東道，南陽既在修武縣東北，而韓著祭十二郎文，明明說：「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河陽有韓愈的祖墳，那麼，出生地南陽，必與河陽相近，唐時修武河陽都屬河北道懷州，可見新唐書作鄧州南陽人是不可靠的。

韓愈幼時極孤苦，新唐書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舊唐書本傳：「泊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

貞元十八年，愈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平，升刑部侍郎。這時，韓愈奉憲宗之命做了一篇平淮西碑，內容把平亂之功多歸裴度，而事實上當時突入蔡州擒吳元濟的，是李愬的功勞。李愬的妻子是一位公主，乘機向皇帝訴冤，說韓愈的碑文顛倒事實。憲宗

怒，下令磨去碑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這一件公案，據近人考證，倒不是什麼文辭的虛實問題，而是唐代統治階級內部的黨爭問題。

過了一年（元和十三年），憲宗遣使至鳳翔迎佛骨入宮禁，君臣敬禮佈施，舉國若狂。韓愈一生排斥佛教和道教（見後），便做了一篇論佛骨表，切諫佛教本身的虛妄和迎佛骨事件的荒謬無謂。憲宗大怒，將處以死刑，幸而裴度、崔羣全力諫止，貶愈爲潮州刺史。

穆宗即位，愈還朝。鎮州叛亂，部將殺死主帥田弘正，擁立王庭湊；朝廷命韓愈前往宣撫，他用一席話把叛軍說服，轉吏部侍郎。

韓愈爲人，新唐書本傳說他：「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舊唐書本傳，也說他：「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荐於公卿間。……頗能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韓愈所以能夠領導澎湃一時的古文運動，以及給予當世和後世以很大的影響，這和他的一貫提攜同輩、獎勵後進有着直接的關係。

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死，年五十七。

二 韓愈與古文運動

後世推崇韓愈的，都稱他的功業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所謂文起八代之衰，究竟

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我國文體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散文的體裁一變而爲駢體。這種文章，內容空洞，專講辭藻，盈篇累牘，全是一些典故的堆砌，當時競爲風尚；傳了幾代，變本加厲。一些有真知灼見的作家，早就起來大聲疾呼，主張古文運動，可是成績不大，不能挽回頹勢。直到韓愈出來，極力提倡古文，這個古文運動才蓬蓬勃勃，取得完全勝利。不過我們應該知道，韓愈的古文運動是發揚而不是開創，即是以復古求解放；而整個古文運動的演變過程又是相當複雜的。

遠在西魏魏文帝大統年間（公元五三五至五五七）北周宇文泰便倡復古之議，周書蘇綽傳：「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豪華，遂成風氣，太祖（北周宇文泰）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主畢至，乃命蘇綽爲大誥，奏行之。」不過這時習俗既深，而宇文泰提倡古文的動機僅是一種政治上的手段，主觀意圖不完全在文化方面，所以說不到什麼成就。其後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文筆日繁，其政日亂。」隋文帝對當時那種文體也有些看不慣了，於是：「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但是文壇風氣究竟不是一紙詔令所能改變，隋文帝的政策依然沒有成功。況且隋滅陳以後，南方文人紛紛北上，再加隋煬帝本身也是極度崇尚浮華的，因此改革之風，旋起而旋滅。

唐與隋本是同一系統，唐之代隋，不過是朝代的變更而已。所以唐初文章，未改陳、隋舊習，張、歐、韓、柳音釋序：「唐初文章，尙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不

過，這個說法是比較籠統的，事實上在韓、柳之前，陳子昂、元結、獨孤及、蕭穎士、李華、梁肅、柳冕等人多是投身於古文運動的健將。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便指出：「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元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也指出唐代古文運動不始於韓愈，他說：「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尙行於世，已變駢體爲散文，其勝處有先秦、兩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

古文運動的淵源如此，我們不禁要問，這個運動既然一再有人倡導，何以前幾次不是歸於失敗，便是聲勢微弱，不能挽回頹風，必須至韓愈時，才能大功告成呢？關於這點，我們應該承認韓愈領導這個運動是有他的成功因素的。第一，前幾次的古文運動，只是反對駢體文的形式浮華，內容空虛，他們提倡改駢爲散，最大目的僅是文體改革而已，根本缺乏一個中心思想；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號召的口號，直到韓愈出來，才替古文運動樹立一面大旗，上面是「文以載道」四個字。韓愈所標舉的道，據他自己的詮釋，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韓愈一方面儼然以道統繼承人自命，一方面指出古文運動單從文體改革來着手是無濟於事的，必然追根到這種駢體文章的所以形成，是有一種思想在操縱着它。他知道中國思想界一直是儒釋道三教在互爲消長，而釋教道教在唐朝已經從三足鼎立成爲唯一的主流，文化也就染上濃重的佛老色彩。但是不論釋道在思想界的聲勢如何，儒教到底是中國固有的思想（雖然道教也是固有的），有着漫長的傳統和根深蒂固的潛在力量。還有，中國的統治者素來是主張「夷夏之防」的，佛敎來自印度，這便給韓愈一個絕好的藉口。

所以他領導的古文運動，不僅有着持續道統、復興儒家文化的大題目，而且兼有明「夷夏之防」的大題目（韓愈的排斥佛老詳見下節）。這些題目是富有號召力的。第二，文體改革決非一紙詔令所能收效，周太祖、隋文帝的失敗可以想見。詔令既不行，那麼，單槍匹馬，一面鼓吹，一面實踐，像陳子昂、元結之流的作爲行不行呢？也是不行的。他們提不出什麼足夠號召的口號，同時沒有組織，發揮不出鉅大的力量。韓愈是高明的，他懂得領導一個運動單靠一個中心思想來號召還是不夠的，必須聯合同時一班文人，組成堅強的陣容，才能羣起攻擊，一舉廓清敵方的堡壘。因此，他對於爭取同道非常努力，像柳宗元、李觀、樊宗師等都和他始終站在一條戰線。這樣還不夠，於是他再全力提攜後進和教授學生。當時以韓派或韓門爲標榜的古文家，比較傑出的就有李翱、皇甫湜、沈亞之、張籍、李漢、皮日休、陸龜蒙、孫樵等。人數既多，陣容又復整齊，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能夠取得勝利，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三 韓愈和佛教道教

韓愈的古文運動的最大目標是恢復儒家傳統的領導地位，要恢復儒道，勢必排斥當時喧賓奪主的佛教與道教。佛教從南北朝開始廣泛流行於中國，到唐朝發展已達頂點，統治階級從皇帝到官僚地主幾乎大部份崇信佛教。唐代宗信佛，替母親吳太后造章敬寺，窮極壯麗，長安建築材料搜括一空，甚至拆宮殿舊材料來充數。宮裏經常供養大批僧徒，逢有「變亂」，便講經求佛。長安城內外良田美地，

多被僧寺佔有，代宗更下令人民絕對不得侮辱僧尼。五台山建造金閣寺，全用鑲金的瓦，費錢億萬。宰相王縉令五台僧數十人，帶着政府公文到處化緣。憲宗爲了供養佛骨遭到反對，幾乎打算殺韓愈以洩恨，佛教的勢力可謂盛極了。至於道教，由於唐朝的統治主姓李，而道教尊老子李耳做道主，於是道教徒因緣傳會，逐漸取得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到了玄宗時代，道教更盛，給老子加上帝號，爲之立廟。大量刊行道書；設立學校，教授道家精義。最可笑的，尊老子以帝號還嫌不足，更尊老子的妻爲先天太后，老子的像，旁有孔子侍立。這許多荒謬幼稚的舉動，正說明了當時道教勢力的猖獗。

韓愈並不低估佛教道教的勢力，他知道要打擊這兩種勢力不單需要理論上確立堅強有力的根據，而且一定要從國計民生方面找到佛道亂政害民的種種事實，這才能擊中對方要害，從而實現他的主張。

上一節說過，韓愈排斥佛老的一個理論根據是「明夷夏之大防」。佛教來自西土，並非中國固有思想，它的極度盛行而能壓倒儒家思想的傾向，在韓愈心目中，其威脅不下於異族之入主中原。當時正值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之局以後，安史原本是西胡外族，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漢人，人民吃足戰爭的痛苦，對於外夷是有着強烈仇恨心理的。韓愈單刀直入，指出佛教之主釋迦是夷人，佛法不過是「夷狄之一法」，這已是一個極有鼓動力量的論據，足以獲得廣大的反應。然而韓愈還嫌不夠，他進一步從現實的國計民生上揭發佛道流行所加予社會的弊害。他有一首送靈師詩，說得最明白：「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再看舊唐書彭偃傳：「臣聞天生蒸民，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

不肯者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吁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唐代人民負担國家直接稅和勞役者，叫作「課丁」，能夠享受免除這種賦役的特權的叫作「不課丁」，「不課丁」包括當時的統治階級以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其中佛教徒所佔比重特別大，對於國家財政、社會經濟都有極大影響。韓愈就這一利害關係來宣傳佛道的弊害，不要說必然會深得人心，連統治階級本身都有點髮然驚覺了。

四 韓文的特色

韓愈的文章被推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聲望之大，不待解釋，但是韓文的好處究竟是哪幾點呢？扼要地來說，韓愈的作文主張，正是他實踐的指標，而這些實踐的成果，也就是韓文與衆不同的地方。韓愈答尉遲生書：「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送楊支使序：「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實。」他自己常說：「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這就非常明顯。韓愈認爲做文章第一必須「慎實」。他的所謂「實」，其實就是文章的思想內容。因爲南北朝初唐的駢體文徒然注重形式的工整與字面的華麗，說了半天，沒有說出一些道理來。所以要矯正文弊，必須倡導文章不重形式而重思想內容。至於韓愈所說的思想內容，當然也是「文以載道」的「道」了。他的答李翊書，自稱：「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這可以說